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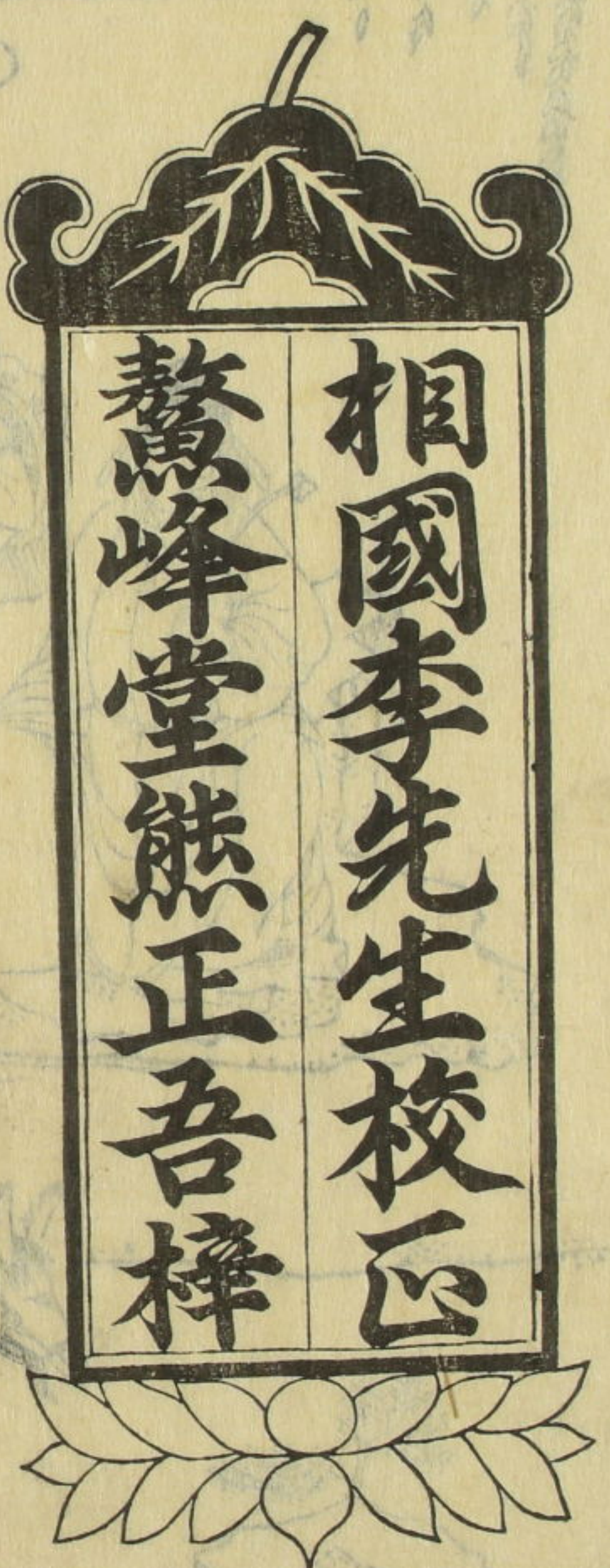
□ 12
2981
7





故
橫山有策
昭和五年
寄贈

外三冊



相國李先生校正

鰲峰堂熊正吾梓

孟子序說

朱熹集註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

說字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邾國也

受業于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

子親受業於子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

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

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

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

詩書而已。豈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知孟子者哉。

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

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

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

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

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

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

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躡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

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

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

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

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

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

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

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

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

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

自孟學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又曰楊

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

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

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

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
 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
 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
 向無孟氏則皆服左社而言侏離矣故愈
 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
 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
 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

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
 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
 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
 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
 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
 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
 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

四書集註
卷之五
四
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側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

12
2981
7

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序說終

人物備考云梁惠王名罃魏武侯擊之子也其先周文王庶子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三

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孟子蓋富國彊兵之類

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

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存疑云見梁惠王或謂答其禮或謂欲行道答禮之說固行道亦不消說要孟子本意是欲行道而惠王厚幣則有可見之耳
史記魏世家云三十五年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至梁



四書集注

孟子

卷一

一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友○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

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

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

○按本塞源左傳
昭公九年語
蒙云按本以草木
言本根也塞源
以水言

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為大者，麋鹿之為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牧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翬，戶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麋，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

四書集註 卷一 孟子見梁惠王 三

新序六刺卷第
云伊尹告桀曰君王
不聽臣之言言
日矣桀拍然而作
嗚然而笑曰子妹言
吾有天下知天之者
日也自有天子日
亡吾亦亡矣

貌於歎羨辭。牧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歎樂之。既加以羨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湯誓曰時日**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

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日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

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

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

之兵又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知此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

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

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窞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母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頌與班同。

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苴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苴，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

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梁惠王曰：殺

人以槌與，又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槌，徒頂反。○槌

以及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

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

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仲尼曰：始作

偏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

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

四書集注

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備音勇為去聲○備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備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

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

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甲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

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

○新法陳氏省刑則不戢民生薄賦則為仁政之大目

蒙云深耕深於耕也不苟且凶莽而已

○揚明云彼指秦楚
奪時是不能
刑薄斂意
睡蒼脈云彼奪
節正明秦楚
可捷之故有且
時有廢刑意
意疎餓離
何暇循考第
忠信以易虐之
陷民知此君命
然而民心失保
我王救之思而況
民臨之乎有
蒙云一說是請
百里可王之言是請
勿疑仁者無敵之
言按本意似以百
里可王之言疑於
潤故引仁者無敵之
言以實之

○揚明云彼指秦楚
奪時是不能
刑薄斂意
睡蒼脈云彼奪
節正明秦楚
可捷之故有且
時有廢刑意
意疎餓離
何暇循考第
忠信以易虐之
陷民知此君命
然而民心失保
我王救之思而況
民臨之乎有
蒙云一說是請
百里可王之言是請
勿疑仁者無敵之
言按本意似以百
里可王之言疑於
潤故引仁者無敵之
言以實之

○揚明云彼指秦楚
奪時是不能
刑薄斂意
睡蒼脈云彼奪
節正明秦楚
可捷之故有且
時有廢刑意
意疎餓離
何暇循考第
忠信以易虐之
陷民知此君命
然而民心失保
我王救之思而況
民臨之乎有
蒙云一說是請
百里可王之言是請
勿疑仁者無敵之
言按本意似以百
里可王之言疑於
潤故引仁者無敵之
言以實之

○揚明云彼指秦楚
奪時是不能
刑薄斂意
睡蒼脈云彼奪
節正明秦楚
可捷之故有且
時有廢刑意
意疎餓離
何暇循考第
忠信以易虐之
陷民知此君命
然而民心失保
我王救之思而況
民臨之乎有
蒙云一說是請
百里可王之言是請
勿疑仁者無敵之
言按本意似以百
里可王之言疑於
潤故引仁者無敵之
言以實之

○揚明云彼指秦楚
奪時是不能
刑薄斂意
睡蒼脈云彼奪
節正明秦楚
可捷之故有且
時有廢刑意
意疎餓離
何暇循考第
忠信以易虐之
陷民知此君命
然而民心失保
我王救之思而況
民臨之乎有
蒙云一說是請
百里可王之言是請
勿疑仁者無敵之
言按本意似以百
里可王之言疑於
潤故引仁者無敵之
言以實之

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
目也易治也耕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
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彼奪其民時使不得
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
謂敵國也

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
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故曰仁
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
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
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
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出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
七沒及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
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
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
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
必合于一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也嗜其孰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
能一之也與猶歸也

○揚明云是句疑百里可王之言
蒙云見梁襄王為其容兒詞氣之間此不當人意孟子蓋將去之故出語
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見其君皆是以欲觀其動靜以卜吾道
之興廢

○揚明云是句疑百里可王之言
蒙云見梁襄王為其容兒詞氣之間此不當人意孟子蓋將去之故出語
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見其君皆是以欲觀其動靜以卜吾道
之興廢

○揚明云是句疑百里可王之言
蒙云見梁襄王為其容兒詞氣之間此不當人意孟子蓋將去之故出語
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見其君皆是以欲觀其動靜以卜吾道
之興廢

○揚明云是句疑百里可王之言
蒙云見梁襄王為其容兒詞氣之間此不當人意孟子蓋將去之故出語
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見其君皆是以欲觀其動靜以卜吾道
之興廢

○揚明云是句疑百里可王之言
蒙云見梁襄王為其容兒詞氣之間此不當人意孟子蓋將去之故出語
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見其君皆是以欲觀其動靜以卜吾道
之興廢

○揚明云是句疑百里可王之言
蒙云見梁襄王為其容兒詞氣之間此不當人意孟子蓋將去之故出語
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見其君皆是以欲觀其動靜以卜吾道
之興廢

○揚明云是句疑百里可王之言
蒙云見梁襄王為其容兒詞氣之間此不當人意孟子蓋將去之故出語
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見其君皆是以欲觀其動靜以卜吾道
之興廢

○揚明云是句疑百里可王之言
蒙云見梁襄王為其容兒詞氣之間此不當人意孟子蓋將去之故出語
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見其君皆是以欲觀其動靜以卜吾道
之興廢

莫能獨向天下無
能一之君不知仁者
無敵百里可王故
子思子曰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不嗜
者就心言有是
心必有是政豈
以天下

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稿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
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
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
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
作猶古字借用後多
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
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
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
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積此

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
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
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
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
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
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
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
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
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
侯者
孟季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
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
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

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曰若寡人

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

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鐘。王曰

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

有諸。齧音核舍上聲。觶音斛。觶音速與平聲。○胡齧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

取血以塗其釁郟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齧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

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

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

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

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

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

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

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技，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技之類也。

語去

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

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興**

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鰈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

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

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耳。不足於口。

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米色。不足視於目。

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

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

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

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關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

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衣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

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

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

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

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掌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平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

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

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平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

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平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

四書集註

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克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

他日見於王曰王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四書集註

卷一

六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

之不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正也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曰可得聞與曰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

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

為王言樂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

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

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頰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

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頰也人憂戚則蹙其頰極窮也羽旄旌

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

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

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

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

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

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

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

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齊宣王

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

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免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芻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

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

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

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

句音鈎○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後

語史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

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

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王曰大

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

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

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

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

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

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篤厚也祐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

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少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

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

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

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齊宣王

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

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

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

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

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瑯邪吾

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

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

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

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符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

食勞者弗息賄賄胥譏民乃作慝方命虐民

賄古縣反○今謂晏子時

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晡晡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

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

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

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

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

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

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齊宣王問**

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

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

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

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

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

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

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

富人哀此烝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烝音瓊○岐周之舊

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滹水梁謂魚梁

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

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

餼音侯，橐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此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楊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
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
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
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
人之難也。率，循也。許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
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
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
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
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
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
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
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
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
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眾人之所以
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
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
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
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
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
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及也，則凍
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也。棄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絕也。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
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

四書集註

卷一

二十一

說

大全慶源輔氏曰
顧左右以釋其愧
言他事以亂其
辭有謹疾忌
醫之心無其
已求言之意

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

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

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

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王曰吾何以識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

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曰國君進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

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 ○左右

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

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

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乎

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戀反○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

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殘虐滅絕天理故謂之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

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

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

彫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

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

王喻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

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

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音單

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

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

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

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
 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
 我后後來其蘇霓五稽反後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徃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及其旌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旌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旌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

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哉？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闕，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闕，闕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管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及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及之也。
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尤，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也。
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

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

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間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

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

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死而民弗去則

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

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

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豳同○邠

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

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

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

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

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垂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

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

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

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

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

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垂手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垂手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

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

四書集注 孟子卷之二 三十一
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
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備乎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
尼女乙反焉於虔
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
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
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
能使亦非此入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
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
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一終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復夫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
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
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
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垂子曰子
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
國有二子而
已不復知有
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
賢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

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
於是曾子六反艷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
子之孫曾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艷怒色也曾
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
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
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
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
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
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

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
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
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
去聲○曰
孟子言也
願望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曰以齊王
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
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
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

四書集註 卷之二
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
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
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
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
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

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

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

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

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關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

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

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

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

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其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

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駟也。所以當今

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去

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

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

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

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

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曰：若是則夫子

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

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音賁

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
子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
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比宮黜之養勇也不膚
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撓之於市朝
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
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黜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

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孟
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
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
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
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比宮黜
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
舍守約也夫音扶○黜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及求諸已故二

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此於黜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

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人吾往矣好去聲憚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憚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

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

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

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

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

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

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

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爾

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

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缺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為

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

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亂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

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篋口

劫二反○

四書集註
卷之二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

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

四書集註
卷之二
九

者忘其所有事。據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據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疆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皮諛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

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

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

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倦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倦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

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倦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

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

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欲何所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自處也

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
 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
 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
 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
 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
 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曰
 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
 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有
 言有同也以百里而
 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
 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
 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
 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
 不至阿其所好

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三
 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

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

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

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

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

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

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

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

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潦音

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

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然未

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

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

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也。仁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入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

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間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疆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

處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

道也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

自巳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

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

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迨迨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季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

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

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

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

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

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

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

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

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

吊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

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孟

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

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先王有不忍人

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

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

故其所行無非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不忍人之政也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
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
黜內
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
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
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
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
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
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
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
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四非人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
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
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
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
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惻隱之心
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情也仁義
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
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

見於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

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

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

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

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

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季子曰：矢人

豈不仁於函人哉！夫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函，甲

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所祝，利人之生，匠

者作為棺槨
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

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

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處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

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

人而恥為弓矣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

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

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者如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

反求諸已而已矣

中去聲○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垂子

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

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

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

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
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
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人有善則不
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
側微

耕於歷山陶于
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

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
也取彼之善

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
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

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
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
有以及
於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

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

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
潮惡

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
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

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
 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
 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
 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
 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也。

 佚音逸。袒音坦。
 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
 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
 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

